

## 九十 畫 皮

太原王生，早行，遇一女郎，抱襖獨奔，甚艱於步。急走趁之，乃二八姝麗。心相愛樂，問：“何夙夜踽踽獨行？”女曰：“行道之人，不能解愁憂，何勞相問。”生曰：“卿何愁憂？或可效力，不辭也。”女黯然而曰：“父母貪賂，鬻妾朱門。嫡妒甚，朝詈而夕楚辱之。所弗堪也，將遠遁耳。”問：“何之？”曰：“在亡之人，烏有定所。”生言：“敝廬不遠，即煩枉顧。”女喜，從之。生代携襖物，導與同歸。女顧室無人，問：“君何無家口？”答云：“齋耳。”女曰：“此所良佳。如憐妾而活之，須秘密勿泄。”生諾之。乃與寢合。使匿密室，過數日而人不知也。生微告

妻。妻陳，疑爲大家媵妾，勸遣之。生不聽。偶適市，遇一道士，顧生而愕，問：“何所遇？”答言：“無之。”道士曰：“君身邪氣縈繞，何言無？”生又力白。道士乃去，曰：“惑哉！世固有死將臨而不悟者！”生以其言異，頗疑女；轉思明明麗人，何至爲妖。意道士借魔襪以獵食者。無何，至齋門。門內杜，不得入。心疑所作，乃逾墘垣，則室門亦閉。躡迹而窗窺之，見一獐鬼，面翠色，齒巉巉如鋸，鋪人皮於榻上，執彩筆而繪之。已而擲筆，舉皮如振衣狀，披於身，遂化爲女子。睹此狀，大懼，獸伏而出。急追道士，不知所往。遍迹<sup>(1)</sup>之，遇於野，長跪乞救。道士曰：“請遣除之。此物亦良苦，甫能覓代者，予亦不忍傷其生。”乃以蠅拂授生，命掛寢門。臨別約會於青帝廟。生歸，不敢入齋，乃

---

(1) 迹：追蹤尋找。

寢內室，懸拂焉。一更許，聞門外戢戢有聲。自不敢窺也，使妻窺之。但見女子來，望拂子不敢進，立而切齒，良久乃去。少時，復來，罵曰：“道士嚇我！終不然，寧人口而吐之耶！”取拂碎之，壞寢門而入，徑登生牀，裂生腹，掬生心而去。妻號，婢入燭之，生已死，腔血狼藉。陳駭涕不敢聲。明日，使弟二郎奔告道士。道士怒曰：“我固憐之，鬼子乃敢爾！”即從生弟來。女子已失所在。既而仰首四望，曰：“幸遁未遠。”問：“南院誰家？”二郎曰：“小生所舍也。”道士曰：“現在君所。”二郎愕然，以爲未有。道士問曰：“曾否有不識者一人來？”答曰：“僕早赴青帝廟，良不知。當歸問之。”去，少頃而返，曰：“果有之：晨間，一嫗來，欲佣爲僕家操作；室人<sup>(1)</sup>止之，尚在也。”道士曰：“即是物矣。”遂與俱往，仗木劍，立庭心，呼曰：“孽魅償我拂子來！”嫗在室惶遽無色，出門欲遁。道

---

(1) 室人：指妻。

士逐擊之。嫗仆，人皮割然而脫，化爲厲鬼，卧嗥如豬。道士以木劍梟其首。身變作濃煙，匝地作堆。道士出一葫蘆，拔其塞，置煙中，颼颼然如口吸氣，瞬息煙盡。道士塞口入囊。共視人皮，眉目手足，無不備具。道士捲之，如捲畫軸聲，亦囊之。乃別，欲去。陳氏拜迎於門，哭求回生之法，道士謝不能。陳益悲，伏地不起。道士沈思曰：“我術淺，誠不能起死。我指一人，或能之，往求必合(1)有效。”問：“何人？”曰：“市上有瘋者，時卧糞土中。試叩而哀之。倘狂辱夫人，夫人勿怒也。”二郎亦習知之；乃別道士，與嫂俱往。見乞人顛歌道上，鼻涕三尺，穢

---

(1) 合：應該。

不可近。陳膝行而前，乞人笑曰：“佳人愛我乎？”陳告之故。又大笑曰：“人盡夫也，活之何爲！”陳固哀之。乃曰：“異哉！人死而乞活於我，我閻摩耶？”怒以杖擊陳，陳忍痛受之。市人漸集，如堵。乞人咳痰唾盈把，舉向陳吻曰：“食之！”陳紅漲於面，有難色。既思道士之囑，遂強啖焉：覺入喉中，硬如團絮，格格而下，停結胸間。乞人大笑曰：“佳人愛我哉！”遂起，行已不顧。尾之，入於廟中。迫而求之，不知所在，前後冥搜，殊無端兆。慚恨而歸。既悼夫亡之慘，又悔食唾之羞，俯仰哀啼，但願即死。方欲展血<sup>(1)</sup>斂屍，家人竚望，無敢近者。陳抱屍收腸，且理且哭。哭極聲嘶，頓欲嘔，覺膈<sup>(2)</sup>中結物，突奔而出，不及回首，已落腔中。驚而視之，乃人心也，在腔中突突猶躍，熱氣騰蒸如

---

(1) 展血：打掃，清除血跡。

(2) 膈：膈，胸腔和腹腔間的肉膜。

煙然。大異之。急以兩手合腔，極力抱擠；少懈，則氣氤氳自縫中出。乃裂繒帛，急束之。以手撫屍，漸溫。復以衾裯。中夜啟視，有鼻息矣。天明竟活。爲言：“恍惚若夢，但覺腹隱痛耳。”視破處，痂結如錢，尋愈。

《聊齋誌異》

蒲松齡